東詩零言補編卷之九目錄

金沙溪　成憲徵　李行遠　趙絅

洪履祥　僧洞允　李昭漢　孟世衡

金偉男　李植　李遇春　俞榥

李氏玉　宋甬昌　沈氏　尹文擧

有一人　沈大孚　李敏求　具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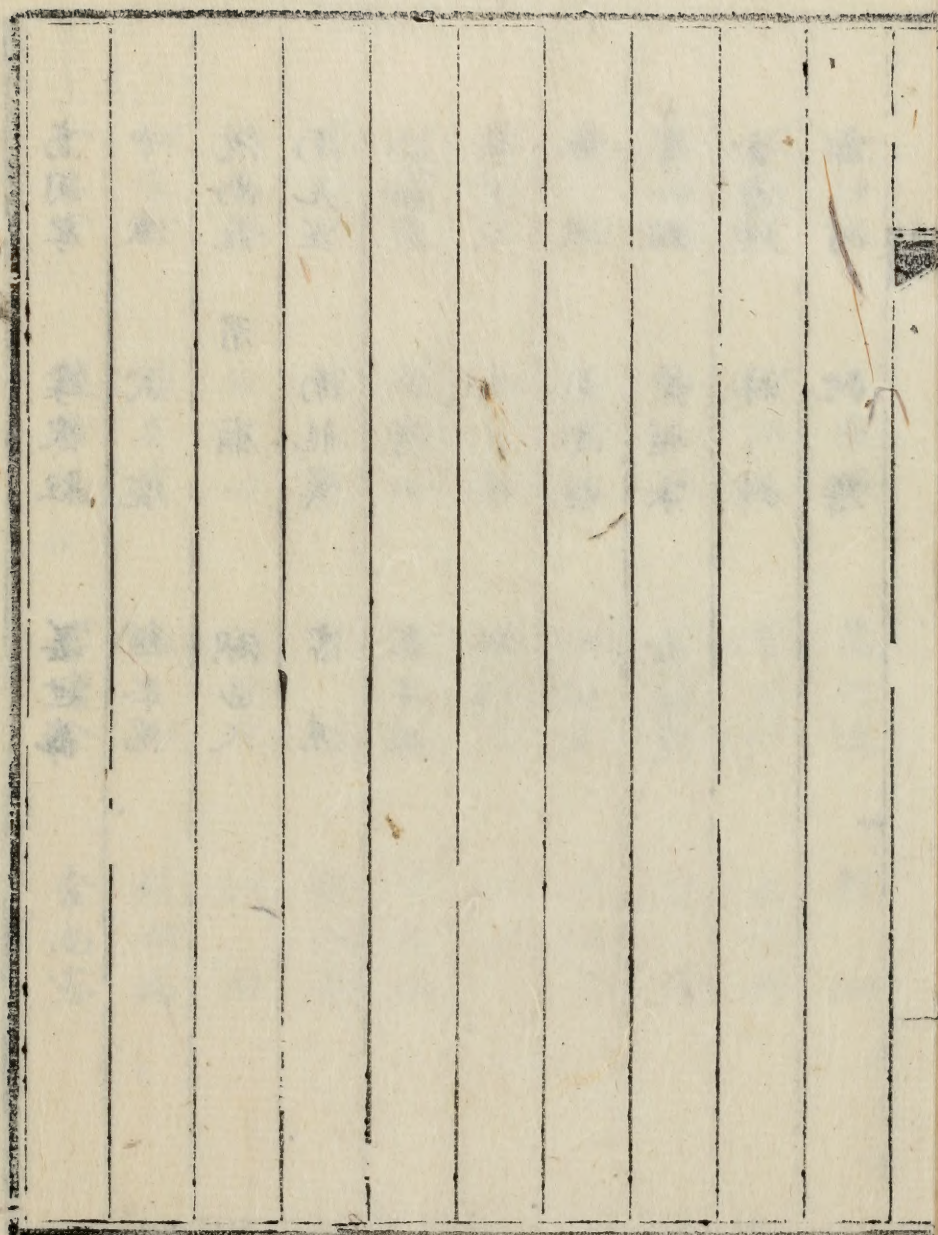
一太學士　趙緯韓　鄭之羽　李元俊

崔慶昌　權鞸　李烓　鄭叔周

洪禹教　宋甲祚　洪宇定　任睽

柳克新　權克中　張紳　趙相禹

一名官　趙希逸　李慶全　金尚憲

高用厚 李東柱 姜世龜
申徽 成琓 趙泰萬
沈尚鼎 肅 廟 湖西人
南老星 南龍翼 李某
仁興君 吳道一 崔斗瑞
宋時烈 南九萬 趙姓人
鄭澋 魚尚明 一武人
李一相 黃順承 俞彥述
金壽增 朴紳
郭河 沈曆

東詩零言補編卷之九

新羅

崔致遠見菴金相公錫胄嘗取東方詩人自羅麗至我朝各有品題其評曰文昌侯崔致遠千仞絶壁萬里洪濤樂浪侯金富軾虎嘯滄谷龍藏暗壑知制誥鄭知常百寶流蘇千絲鐵網雙明齋李仁老雲奔洗雨水鏡涵天白雲居士李奎報金鵝劈天神龍舞海知公州陳澕花開瑞雲彩絢祥雲益齋李齊賢烱雨吐呑虹霓變幻牧隱李穡盛注天潢倒建滄海圃隱鄭夢周躍鱗清流飛翼天衢陶隱李崇仁千乘雷動萬騎雲屯又徐四佳居正峩眉積雪閬風蒸霞真逸齋成侃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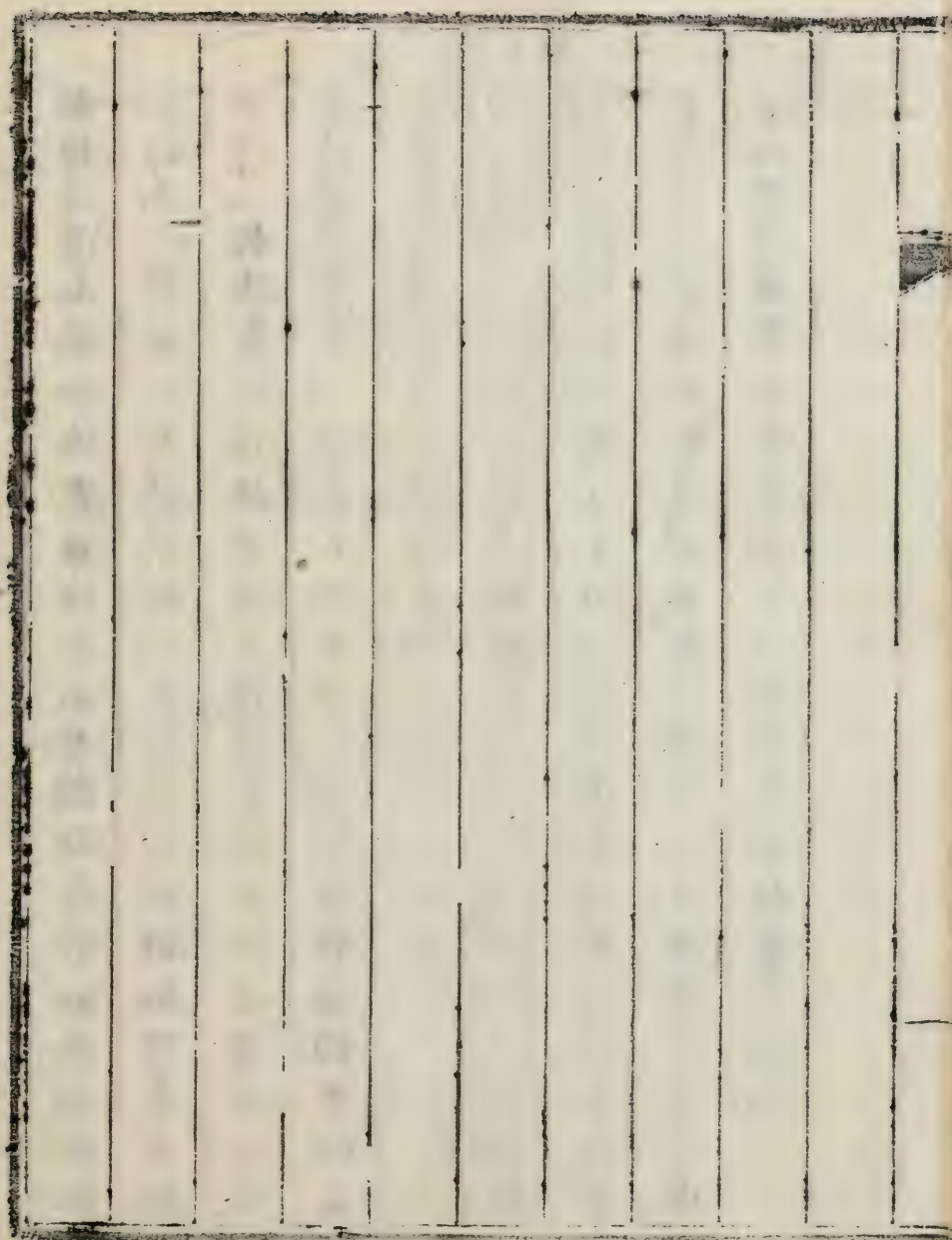
飛青田鳳巢丹穴佔畢齋金宗直明月撥雲芙蓉出水梅月
堂金時習銀樹霜披珠臺月瀉忘軒李胄端芝祥蘭和風廿
雨挹翠軒朴誾金湯古淦山海雄關容齋李荇夜游金谷春
宴玉樓訥齋朴祥爐峯轉霧石瀨鳴湍湖陰鄭士龍飛湍走
壁晴雷噴閣企齋申光漢魚游明鏡花粧層崖又曰思菴朴
淳畫棟烟文軒架壑石川林億齡山城驟雨風枝鳴蟬錦
湖林亨秀幽壑清湍斷崖層臺蘇齋盧守愼懸巖峭壁老木
蒼藤霽峯高敬命吟風吹露躋漢騰霞芝川黃廷彧快鶴博
風健兒射雕簡易崔岦快閣跨漢老木向春孤竹崔慶昌金
闕曉鍾玉階仙仗玉峯白光勳寒蟬乍鳴疎林早秋蓀谷李

達秋水芙蓉倚風自笑又曰月沙李廷龜雲捲蒼梧月掛扶
桑芝峯李睟光積李縞夜崇桃絢畫體素齋李春英林梢霜
月峽口秋雲石洲權鞸奇峯雲興折壑霞蔚東岳李安訥露
閣橫波虹橋臥壑五山車天輅快鵬橫海衆馬騰空九畹李
春元青驄白馬玉勒珠珻吟詠趙希逸絡雲籠月跣星浥露
澤堂李植百尺峭巖十圍孤松東溟鄭斗卿長風扇海洪濤
接天象村文章與芝峯伯仲間而獨漏於此豈息菴以其外
先祖故不敢評品而然歟就其詩家大小體格各有引譬而
無不的當故庸錄于編尾 玄湖瑣談 ○我東自崔孤雲以後歷高
麗至我 朝其間數千餘載爲文章者不啻數百家而大家

則僅十餘人故令記其表〻警聯崔學士孤雲之潤州慈和寺詩畫角聲中朝暮浪青山影裡古今人余未嘗不歎其感慨李白雲春卿之元日早朝詩三呼萬歲神山湧一熟千年海果來未嘗不歎其壯麗李益齋仲思之紀行詩雨催寒犢歸漁店風送輕鷗近客舟未嘗不歎其精緻李牧隱穎叔之山中詩風清竹院逢僧話草軟溪坡共鹿眠未嘗不歎其穠贍徐四佳剛中之龍鍾詩黑雲暗淡葡萄雨紅霧霏微菡萏風未嘗不歎其冲瀜金佔俾季溫清心樓詩十年世事孤吟裡八月秋容亂樹間未嘗不歎其爽朗金東峯悅卿山居詩龍曳洞雲歸遠壑雁拖秋日下遙岑未嘗不歎其雄健成虛白磬叔過慶宮古基

詩羅綺香消春獨在笙歌聲盡水空流未嘗不歎其悽楚朴挹翠仲說福靈寺詩春陰欲雨鳥相語老樹無情風自哀未嘗不歎其神奇李容齋擇之大興道中詩多情谷鳥勸歸去一笑楚僧無是非未嘗不歎其閒淡鄭湖陰雲卿荒山戰場詩商聲帶殺林巒肅鬼燐憑陰堞壓荒未嘗不歎其勁悍盧蘇齋寡悔寄尹李詩日暮林烏啼有血天寒沙雁影無鄰未嘗不歎其悽惋黃芝川景文罷官詩青春謾說歸田好白首猶歌行路難未嘗不歎其激切崔東皐岦之赴京詩釼能射斗誰着氣衣未朝天已有香未嘗不歎其矯健張谿谷持國旱發板橋詩寒蟲切切草間語缺月輝輝天際流未嘗不歎其清楚此可以嘗

鬱如嚴者也小華詩評〇(一)悽惋如崔孤雲姑蘇臺詩荒臺麋鹿遊秋草廢苑牛羊下夕陽寒苦如林西河贈人詩十年計活挑燈話半世功名把鏡看纖巧如金老峯泒川詩飄盡斷霞花結子劉 鶯浪麥生孫清贍如李益齋曉行詩三更月照主人屋大野風吹遊子衣老熟如李牧隱自述詩身爲病敵難支久心與貧安已守成典麗如李陶隱元日早朝詩㮶航玉帛通變猶禮樂衣冠邁漢唐古朴如金佔畢伏龍途中詩邑犬吠人雞有實野巫迎兒紙爲錢高潔如金東峯贈徹上人詩流水落雲觀世態碧松明月照禪談奇逸如朴挹翠永保亭詩急風吹霧水如鏡遠浦無人禽自謠兜達如奇服齋曉

坐詩心通萬水分源處耳傾千林發籟鬧奇妙如鄭湖陰旅
舍詩馬吃枯萁知夢聽鼠偷殘果背燈看鍛鍊如崔東皐客
中詩人輕遠客初逢淡馬苦多岐再到迷感慨如車五山咏
懷詩神仙有分金難化天地無情劒獨鳴神妙如權石洲巡
居漫興詩清晨步到澗邊石落日坐看波底峯瀏亮如李東
岳江亭詩江潮欲上風鳴屹野雨初收月湧山富麗如柳於
于關西詩春遊関塞王三月花發江南帝大宮悽切如李澤
堂驪江詩江湖極目皆秋色節序關心又夕陽奇壯如鄭東
溟北関詩嶺寒過雁常愁雪海黑潛龍欲起雲（小華詩評）

高麗

崔承老(○)崔侍中承老禁中新竹詩錦𥴩初開粉節明低臨輦路綠陰成宸遊何必將天樂自有金風撼玉聲有諷戒音樂之意李亨齋稷鐵嶺詩崩崖絕㵎楯前聞北塞南州道路分回首日邊天宇靜望中還恐起浮雲有憂讒毀之意權愼村思後放雁詩雲漢猶堪任意飛稻田胡自蹈危機從今去向冥〻外只要全身勿要肥以警逐利之徒辛文學蔵咏木橋詩所斷長條跨一灘濺霜飛雪帶驚瀾須將步〻臨深意移向功名宦路看以戒干祿之徒崔東皐岦十月雨詩一年霖雨後西成休說玄冥太不情正叶朝家荒政晩饑時料理

宛時行許謨廊廟者可以自警柳於于夢寅伊川詩貧女鳴
梭淚滿腮寒衣初擬爲郎裁明朝裂與催租吏一吏纔歸一
吏來分憂于民者可以爲鑑噫唐聶夷中二月賣新絲五月
賣新穀之咏論者亦以周詩討之我東諸作其有補於風化
者豈遜在聶夷中之下乎 並小華詩評
朴寅亮余以臆見妄論勝國與 本朝之詩曰麗代之爲者如
小華 寅亮 之手亮郭眞靜 輿 之玄閒金文烈 富軾 之矯健林西河
椿 之奔放金老峯 克己 之醞藉李銀臺 仁老 之要妙俞文安 升旦 之
巧密吳玄靜 世才 之砧硬陳翰林 澕 之流麗金英憲 之岱 之騰踔
洪舍人 侃 之穠麗李稼亭 穀 之厚醇鄭雪谷 誧 之纖美偰近

思遜之豪抗李樵隱仁復之詳穩鄭圓齋樞之平鋪金惕若九容之苦曼李牧隱穡之渾博鄭圃隱夢周之豪暢李遁村集之安寂李陶隱崇仁之精鍊元文定松壽之沖確各造其妙而至於色韵之精雅當以李益齋齊賢為宗聲律之清新當以鄭司諫知常為主氣力之雄壯當以李文順奎報為冠本朝之尤者如鄭三峯道傳之凌厲姜通亭淮伯之開燁李雙梅詹之榮茂卞春亭季良之練達徐四佳居正之贍大李三灘承召之安適姜晉山希孟之蒼老金佔畢宗直之勁傑金梅月時習之神邈南秋江孝溫之激烈李忘軒胄之高華鄭壺菴希良之炯邃李容齋荇之圓渾朴訥齋祥之感慨金慕齋安國之核激金冲菴淨之簡峻奇服齋遵之

悲惋蘓陽谷世讓之舒恭鄭湖陰士龍之鍊悍申企齋光漢之葩秀
林石川億齡之飛動鄭林塘惟吉之夷曠李退溪滉之純靜盧蘓齋
守愼之淵宏朴思菴淳之艷潔李栗谷珥之通明成牛溪渾
之雅正宋龜峯翼弼之真活黃芝川廷彧之典特李鵝溪山海之姸
媚鄭松江澈之遒緊高霽峯敬命之穠富許荷谷篈之超敏林
白湖悌之爽快崔孤竹慶昌之清淑白玉峯光勳之瘦朗李蓀谷
達之孤絶崔簡易岦之沉健李月沙廷龜之和遠申象村欽之
粹潤李五峯好閔之穎銳李芝峯睟光之澀淡車五山天輅之轟浩
李體素春英之驚湯李東岳安訥之混雄洪鶴谷瑞鳳之警策金清
陰尚憲之恬整張谿谷維之弘達李觀海敏求之閎曠李澤堂植

御諱樾字松文義好是行謂文不勝義於樾去當之生

字彥明號拙翁一號猊山農隱忠宣辛酉文壯又中朝制科大月成雞林人

鄭誧字仲孚己酉生忠肅丙寅文科直提學號雪谷三十六丙戌卒詩詞簡古筆法亦妙有雪谷前後集清州人

剖字上漏一字

之精緊李白洲漢明之豪逸各臻其極而至於調格之卑邁當以朴挹翠誾為主情境之諧和當以權石洲韠為宗體制之奇拔當以鄭東溟斗卿為冠余欲以企齋敵司諫石洲敵益齋東溟敵文順具眼者以為如何壺谷詩話

崔瀣詩可以達事情通風諭也若言不關於世教義不存於比興亦徒勞而已崔拙翁瀣遭職後詩曰塞翁雖失馬莊叟詎知魚倚伏人如問當須質子虛以警患得患失之輩鄭雲谷誧示児詩曰乏食甘藜藿無衣愛葛絺若求溫飽樂不得吾先隨以警非分妄求之輩李稼亭穀有感詩曰身為藏珠剖妻因徙室忘處心如淡泊遇事豈蒼黃以警人之物欲內蔽

成獨谷石璘送人楓岳詩曰一萬二千峯高低自不同君看日輪上高處最先紅以警人之品性高下崔猿亭壽峸江山詩曰日暮蒼江上天寒水自波孤舟宜早泊風浪夜應多有急流勇退之意宋龜峯翼弼南溪詩迷花歸棹晚待月下灘遲醉睡猶垂釣舟移夢不移有守操不變之意徐萬竹益咏雲詩曰漠漠復飛飛隨風任狗衣緋細無定態東去又西歸以譬沒頭擾面隨勢翻覆者申春沼最岐灘詩曰岐灘石如戟舟子呼相謂出石猶可避暗石真堪畏譬口蜜腹劍潛發巧中者 小華詩评

鄭知常我東自麗朝至于今作為詩話或小說以傳於世者夥

实各因聞見而筆之其詳略之不侔取舍之不同無足恠也
至於作者之姓名互換朝代或舛如石頭松老一片月天末
雲低千點山之句李仁老破閑集以鄭知常詩載之崔滋補
閑集以滎陽補閑詩錄之上磨星斗屋三角半出壺空樓一
間之句補閑集以使臣崔姓名亾者載之李齊賢櫟翁稗說
以鄭知常詩錄之水鳥浮還没山雲斷復連徐居正東人詩
話以唐時高麗使詩載之曺伸謏聞瑣錄水鳥浮還没以士
人沈善詩錄之山雲斷復連以条判洪逸童詩錄之春要亂
於秦二世羈愁強似嘗三家之句權應仁松溪謾錄以魚無
迹詩載之申欽晴牕軟談以文官朴蘭詩錄之使觀者莫知

適從展轉失眞若非博洽之士安得辨主客而定是非耶後之秉筆記詩者不可不審也（小華詩評）

金富軾佔俾齋集曰自學詩來得我東詩而詩之名家者不啻數百由今而上遡羅季幾一千載其間識風教形美刺開闔抑揚深得性情之正者可以頡頏於唐宋模範於後世云盖東方詩學始於三國盛於高麗極於我　朝自佔俾至于今亦數百年文章大手相繼傑出前後作者不可勝記雖比之於中華未遑多讓豈太師文明之化有以致之歟今姑百取一二俾後人見一木而知鄧林之多材云爾余每誦金侍中師景詩驚雷盤絕壁恣雨射頹湍則駭其奮迅鄭學士杜鵑

詩聲催山竹裂血染野花紅則怪其工艶李白雲德淵院詩

竹塵同客性松老弓僧年則慕其孤高李牧隱浮碧樓詩城

空月一片石老雲千秋則賬其清遠下春亭春事詩幽夢僧

來鮮新詩鳥伴吟則悦其清新金乘崖山寺詩胸塵僧結衲

塔靜客題詩則愛其閑雅佔俾齋仙槎寺詩青山半邊雨落

日上方鍾則嗟其清亮金冲菴寒碧樓詩風生萬古穴江撼

五更樓則喜其豪壯李容齋溪上即事詩鑿家倫岳色移石

鼓溪聲則想其奇工鄭湖陰感懷詩未得先愁失當歡已作

悲則覺其清切崔東皐除夕詩鴻溝未許割羊胛不須烹則

歎其奇健車五山孤鴈詩山河孤影沒天地一聲悲則畏其

秀逸〇小華詩評

恭愍王時每於端午前選武官年少者及衣冠子弟習擊毬之藝至其日於九逵之傍設龍鳳之帳王幸帳殿排宴設女樂卿大夫從之擊毬者盛服一鞍之費直中人十家之産分二隊於左右妓一人執毬而進步中奏樂之節當殿前唱詞云滿庭簫鼓簇飛毬綠竿紅網摠擡頭唱訖而退恭愍時我太祖亦與其選擊毬防尾橫防之法擧國驚駭以爲前古未聞 龍飛御天歌

本朝

定宗庚辰二年九月 上與 世子太宗詣德壽宮設宴獻壽
太上王太祖作詩曰年雖七十心相戀 上屬對曰夜已三更
興不窮盡歡而罷寶鑑

郝元與知詩難於作詩自古能詩者咸以選詩爲難余聞之先
輩趙石磵所選三韓龜鑑多所缺略柳夢窩大東詩林未免
固陋徐四佳東文選即一類聚亦非選法蘇陽谷續東文選
取舍不公頗固陋增金佔畢青丘風雅只取精簡遺其豪越
柳西垌續青丘風雅與奪不明未得要領惟許筠國朝詩删
之盛行於世蓋以此也然其中所謂鬼作兩首伽倻仙女詩

及李顯郁詩皆古人所作故余表而出之以破其虛妄伽倻
仙女詩即國初人郝元興次林椿諸人嶺南樓韵詩而輿地
勝覽所錄也其詩云金碧樓明壓水天昔年誰搆此峯前一
竿漁父雨聲外十里行人山影邊入檻雲生巫峽曉逐波花
出武陵烟沙鷗但聽陽關曲那識愁深動別筵李顯郁詩即
皇朝王陽明廬山開元寺作也載在本集其詩云秋山路僻
問歸樵爲指前峯石逕遙僧與白雲還暝壑月隨滄海上寒
潮世情老去渾無賴幽興年來獨未消回首孤航又陳迹
鐘鳴滿夜迢迢噫筠乃假設名姓欲瞞後人眼目何哉且以
世情老去語意見之必是人間語而非鬼作明矣余之此論

近於老吏斷獄淵明有靈想抵掌於冥冥也 小華詩評

中叔冊天使到我國者皆中華名士也景泰初年侍講倪謙給事中司馬詢到國不喜作詩謙雖能詩初於路上不留意於題詠至謁聖之日有詩云濟濟青衿分左右森森翠柏列成行是時集賢儒士金盛見之哂笑曰真迂儒教官所作可禩一府而制之及遊漢江作詩云纔登傑閣縱奇觀又棹樓船泛碧湍錦纜徐牽緣翠壁玉壺頻送滿雕欄江山千古不改色賓主一時能盡歡遙想月明人去後白鷗飛占鏡光寒又作雪霽登樓賦揮毫灑墨愈出愈奇儒士見之不覺屈膝館伴鄭文成不敢敵 世宗命申泛翁成謹甫往與之遊仍質

爭字誤

氣字誤

漢韵侍講爰二士約為兄弟相與酬唱不輟竣事還投淚而別　世祖朝翰林陳鑑到國翰林見畫蓮作詩曰娗娗屬玉似相親出水紅蓮更逼真名播頌聲緣有容愛從周後豈無人遠觀自可袪煩暑竝立何曾染俗塵料得丹青知此意絕勝鵝鴨描此憐朴延城為館伴次韻云水鄉花鳥邈難親筆下移來巧奪真菡萏初開如欲語鷺鷥閒立不驚人淤泥淨爭還無染冰雪高標迥脫塵玉署儒仙看不厭清儀馨德與相隣從事李淑保之所作也又作喜晴賦全文良即依韻次之翰林大加稱賞曰東方文士與中華無異矣其後陳給事中嘉猷到國謁箕子廟作詩曰炮烙烟氣王氣衰佯狂心事

有琴知言垂千載存洪範人到三韓謁舊祠為人美容姿鬚髯如畫信乎人與才兩美也其後給事中張寧以我國擅殺野人事來問平壤舟中詩云平壤孤城發曉裝畫船簫鼓麗春陽島邊雲盡青山出渡口潮通碧海長共喜皇恩同大地不知身世是他鄉清罇且莫頻相勸四牡東風路渺茫遼漢江作詩十首其一曰東國有高樓樓前漢水流光搖青雀舫影落白鷗洲望遠天疑盡凌虛地欲浮八牕風日好下榻更淹留餘九首亦佳又作禪讓論論古人所不言之事大抵詩文皆飄飄然有凌雲出塵之思非他俗子所可彷彿也其後太僕丞金湜中書舍人張珹到國金湜善詩尤長於律筆法

臻妙畫入神人有求畫者以左右手揮灑與之又畫一簇呈于世祖世祖令畫士粉描加彩又令文士作詩言奪胎换骨之意請宴之日掛諸壁間太僕初見不識熟視大笑曰此大王顚倒豪傑處也天使詩曰新試東藩雪學袍夜深騎鶴過江臯玉簫聲透青天月吹落丹山白鳳毛申高靈詩云天上儒仙蜀纈袍筆端清興寄林臯青丘正値千齡運玉葉瓊枝化翠毛金乖崖詩云十載春風渠廣袍貞姿會見雪霜臯誰教白質還青骨變化中山一穎毛李文簡詩云霜雪癯姿拔翠袍夆龍風雨變江臯歲寒結得枝頭實棲集丹山五彩毛徐達城詩云此君奇節可同袍玉立亭亭萬丈臯龍騰

變化應多術一夜雷風撥骨毛金福昌詩云苦節何曾撥故袍杜教堅白辨湘皐晴甸拔得鵝溪繭依舊青青頰玉毛 慵齋

叢話〇

徐居正古人於詩投贈酬荅但和其意而已次韻之作始於元白往復重押愈出愈新至歐蘇黃陳而大盛然於詞賦用韻未之聞焉我國凡皇朝使臣采風觀謠之作例皆賡和之雖詞賦大述亦必步韻明使陳鑑作喜晴賦 世廟難其人召金乖崖守溫曰汝試為之乖崖退私宅獨卧廳事中凝神不動兀若僵屍締思數日方起令人執筆書進文瀾沛然辭意貫屬韻若天成 世廟讀之喜命崔寧城恒潤色之寧城稟

改數句乖崖笑曰安有持刻畫無鹽之餘為西子補粧者耶陳鑑見之果大加稱賞而揩點改下處曰非本人手段自是乖崖之名大播中朝後乖崖入覲帝庭翰林院帶方牌學士環立賞見曰此金喜晴也詔使倪謙之來中保閑叔舟與之遊賞手把一集衣面以小楷書泛翁（保閑之字也）二字乃匪懈堂筆也倪謙見之曰筆法甚妙此誰所書也文忠詭言吾友姜景愚（希顏之字也）也謙出紙求書贈以仁齋（希顏之號也）書謙曰非一筆也 世廟聞之曰王子公孫貴乎文雅其於藝何諱今匪懈堂書與之後國人赴燕者求妙筆燕人曰爾國自有第一何勞遠購以是知清之（匪懈堂之字也）之蹟見重於中國也陳倪藻

識之神能辨其真贋於隻句片字之間誠可貴也　成廟朝
祁戶部順來頒帝命道所由覽物興詠遠接使徐四佳居
正以為平平心易之竣事來明日四佳以漢江之游請順曰
諾在道酬唱客先主人明日江上主人先客以起興可也四
佳預述一律並錄夙制永川明遠樓詩韵曰當豎此老降旛
矣到濟川亭酒未半於座上微吟若為搆思之狀索筆書呈
一聯有曰風月不隨黃鶴去煙波長送白鷗來順即席走毫
曰百濟地形臨水盡五臺泉脉自天來顧四佳曰是否筆鋒
橫逸不可枝梧四座皆色沮乖崖亦預席當和押有堆字苦
吟思涸攢眉顧人曰神耗意竭吾其死矣久乃僅綴云崇酒

千瓶間百堆角後又有頭字押韻崔云黑雲含雨已臨頭順曰可洗內百堆衆舟放棹傾流而下江山役神觴豆瘦形操觚瀝精不暇流聘西日半啣夕波微輿倚醺瞑目之頃舟至蚕頭峯下戸部開目曰是何地名舌者曰楊花渡即吟一律人送竹葉杯中醉舟向楊花渡口橫四佳次韻山似高懷長偃蹇水如健筆更縱橫二公巧速略相敵猶兩雄對陣持久不決奇正變化莫不相諳鋒交戰合電流雷迅而揖讓之氣存乎旗鼓之間雖堂々八陣舉扇指麾而仲達之筭無遺策亦未易降也順菴曰先生在中朝亦當居四五人內矣還至臨津舟上四佳先賦古風長韻順卷紙尾置案上手披徐々

覽一句輒成一句手眼俱下須臾覽訖而步韵亦訖步韵而筆猶不停連書竟紙颯颯風馳雨驟而一篇又成四佳脈之頋從事蔡懶齋曰速矣多矣頗稍虧然即速賡而什意思泉湧浩浩莫竭彼一再唱而和必重累以多為勝此亦稀世之捷手也中朝人士見國人問徐宰相安未崔司諫溥嘗自耽羅漂海至台州泝蘇杭而來南人亦有問者四佳名聞於天下可知也厥後董侍講越來行到平壤城張盛席于風月樓按察成虛白倪儀貌不揚董使以為州官視之不甚省及酒酣賦詩在座皆和虛白之作有紅雨滿庭桃已謝青錢點水藕初浮等語董使改容曰此人何故作州官接伴許忠貞公

琮答曰我國重觀風揀朝右爲之董使風月楼記云觀察内秀而文蓋以此也逮回旌臨鴨緑江祖餞彼此俱有惜别之色忠貞作一絶云青煙漠〻草離〻正是江頭欲别時黙〻相看無限意此生何處更追隨董使覧而悦之即次曰重上蘭舟話别離相逢莫道更何時簷花細雨挑燈夜両地應知有夢隨因相視不覺涕下信乎情志同歸不間風土也正德辛巳嘉靖　皇帝立唐修撰皐等来宣登極詔伴使李容齋荇初於讌接交酧舉筆前揖皐輒中手執其臺少推之俾稍却立似有厭近之意皐有飲酪詩容齋連次四絶曰柳下曾中定自和休論酪性更如何芳名得上詩人句已比尋常酒

德多鹽梅今日不須和奈爾殘傷眞性何若使次公知此味當時未必戒無多一椀嘗來返太和新詩得意妙陰何若將麯蘖論憂芳一段天眞汝自多香粳雪乳共調和滋養工夫捨此何熊掌泛來非所欲子輿之論有誰多自是交際款昵常稱詩壇老將詞翰動人類如此近時中朝有一禮部郎苛禁國人購書籍乃以謂文章多流出海外也以我國爲禮義文獻之邦不鄙夷之者多在是爾誠使我國文士入中朝贄定高下於諸老間豈盡多讓於彼哉其不聞於古今華夏明矣 龍泉談寂

薛緯爲人廉謹倖萬頃時誤被監司所誣投笏而去留詩云數

年江郡獨鳴琴志在山高與水深世上難逢鍾子耳絃中誰
會伯牙心輿地勝覽
成宗九年十二月 上進宴于 王大妃殿復召諸宗宰賜酒
樂書下一句曰昇平今日醉無妨禮曹判書李承召即席延
三句爲一章曰魚水相歡共一堂安不忘危古所戒更思王
業艱苞桑寶鑑
懸鶉老人隱者也乞米村野見人讀書則曰措大何太苦僕平
生乞丐足矣作詩示之曰懶倚紗窓春日遲紅顏空老落花
時世間萬事皆如此扣角狂歌誰得知大東詩選
黃衡 中廟朝名將也生而有神威聲如洪鍾居在阿峴而語

音聞于闕內　成廟每當曉認其咳聲輒曰黃將軍起矣時
有臺官論公居官濫用二端木綿駁遞歸沁郡未幾對馬島
倭作亂起公為將公自辟論己臺官為從事方其交戰使從
事隱身於胡床下以避之公按袍督戰神氣自若俯問從事
曰能直二匹木否從事尤為惶恸是役也公有詩曰建節高
臺起大風海雲初捲日輪紅倚天撫劒頻回首馬島殲九指
顧中詩亦見其氣像也遺墓寄在沁郡至今著靈驗樵牧不
敢侵每當祭日婢僕稍有不謹輒致冥罰 記聞 官工判謚莊武
慶延徽君居清州之終南芳山性至孝　世祖徵拜不起　成
廟召見問曰冰凍時得魚供父又泣菜〻生信乎對曰病父

思食魚膾臣設網甚密幸而得之此豈異事 上曰何不畏
溺乎對曰川小水淺雖潦漲不過腰臍 上曰與古剖氷得
魚同也仍教曰忠孝貴於兩全何爲不仕對曰君上用之則
仕不用則不欲求進也 命除職拜六品官旋拜尼山縣監
吏民長愛佔俾齋過其廬咏詩曰揚聲繼曾閔錫爵遇熏華
遺逸( )字大有清州人 得 世稱徵君先生
文瑾以司諫爲養爲金海府使金冲庵以詩送之有大器高時
望之句未一歲惠化大行又以刑曹叅判出爲慶尚右道監
司己卯十一月貞等啓北門潛入衆賢殲焉公適與左道監
司李沆相會聞之憲然驚痛即退就舍沆揚揚自得終夜燕

樂貞等進流爲大司憲流聞命即行有哀黨贈以詩曰會看一鶚上秋天流旣至即劾公公退居龍宮之舊業宋子所撰墓碣

字士輝南平人弘治丙辰文官參判第掌令璀字伯玉

朴紹依外氏于陜川慨然有求道之心寒暄堂金公遺跡在郡境公從古老得聞其緖餘師法不怠入伽倻山讀書不出山門七八年金慕齋安國按節嶺南以詩贈之曰聞說寒暄樓等地伽倻應是武夷山蓋喜其私淑有人也宋子所撰行狀○字彦胄號冶川

梁山甫金河西先生之執友也公嘗慕陶靖節出處之正周元公道學之妙河西嘗留宿而題詩曰怡然一室中生事何須

開壁裡有陶詩無人知遠韻窓明鐵軸淨水石映圖書精思随偃仰妙契入鳶魚正德己卯 中廟親臨試士命題以夙興夜寐箴公作入格因臺啓見削 上甚惜之召見而慰諭之仍有恩賜河西挽公曰弱歲承天寵身此事也公嘗推演孝德之義作賦一篇河西歎曰言言痛切曲盡理致挽所謂强年闡性源者此也後有所賡一篇行於世（宗子所撰行狀）（字彦鎮濟州人號蒲灑亭静庵門人）

李潤慶公嘗駁李芑履險出妝星州士民之謡有靈閭李使君之句可見其心脈（出墳錄）（字重吉廣州人號崇德齋 中宗甲午文官兵判正獻公浚慶兄）

孫仲暾 正宗庚寅成嶺南儒生請書院賜額疏曰慶州府故

吏判孫某即　中廟名臣出入文忠公金宗直門得聞淵源云

云又曰故判書元繼蔡詩曰學臻誠明尋往緖心將清白緖芳聲在尹朴祐詩曰醇儒正學尋遺緖直士高風立俗人其他諸人贊美不可盡記此皆當時名碩必不至阿其所好云云建字于東江上此卽平日嘯詠之地請璇額　答曰豈可輕議云云記聞○中廟朝吏判景節公

中光漢凡篆書者必巧擾精實勿之有踈然後可以傳信而朴汝學恭淳尹廣州也刊行許筠所纂國朝詩删其中酒泉縣七律乃申企齋光漢詩而係於奇服齋遵盖詩删元本服齋詩次在企齋之下想汝學誤錄企齋名於其第二作故此詩自有上

係服齋之作矣企齋此詩既聯載於本集且釘板於懸壁而其謬如此且七絶中題僧軸詩踈雲山口草萋萋夜逐香烟到水西醉後高歌荅明月江花落盡子規啼詩首係於權石洲而考之石洲之集而無有余家有詩删舊本此乃李嶸詩而次在石洲之上此亦汝學誤漏李嶸名故通係於石洲踈卒甚矣且其所稱栗谷初出山詩乃許篈贋作自註曰本集不載似為三四諱之其意不難知而汝學刊正而不删此詩兼錄其註致有訛謗自朝家竟命毁板纂書者宜戒之 小華詩話

李荇詩家最忌剽竊古人曰文章當自出機杼成一家風骨何能共人生活耶此言甚善而先輩亦多犯之李容齋詩一身

千里外殘雪五更頭用唐顧況詩一家千里外百舌五更頭之句林石川江月圓還缺庭梅落又開用金克己多情塞月圓還缺少格山花落又開之句蔡湖洲荒林秋盡雨窮店夜深燈用唐司空圖詩曲塘秋盡雨方響夜深船之句三人皆沿襲前人詩蔡又有贈僧詩云法門有三乘最下是輪回去從何處去来從何處来盖用佛家語也金河西麟學詩載續青丘風雅其詩云来從何處来去從何處去々来無定蹤悠々百年許蔡下句全用金上句此李相國所謂拙盜易擒體歟金息菴斯百嘗以接慰官至東萊登海雲臺俯瞰滄溟浩々漫々一碧萬里賦詩曰錦幃出李倫古人尚云後誰

家碧綾羅鋪盡千萬里蓋出於麗朝崔拙翁瀣咏雨荷詩貯椒八百斛千載笑其愚如何碧玉斗竟日量明珠金又於滄海中見將有微波獨涌雪色亂灑詠一絶曰聞道海觀音高拱蓮花座恍有白玉童擎出渡渡孕蓋出於宋楊大年白芙蓉詩昨夜三更裏姮娥墮玉簪馮夷不敢受捧出碧波心皆摸倣古作終無痕跡真得奪胎之法為詩者宜可戒可法〇

小華詩評

李長吉昔翟嗣宗尉淮南頻為監司所窘題蜘蛛詩云織絲來往疾如梭長愛騰空作網羅害物身心雖甚小漫天網紀亦無多林間宿鳥應嫌汝簾下飛虫最怕他莫學螳螂捕蟬勇

須知黃雀奈君何林子中誚責㦸軽薄矣吾東方亦有武士

李長吉守義興縣民苦之作詩嘲之李子賀（子賀長吉字）子賀復

子賀官掊民財一併空惟有江山移不得命工圖畫上屏風

詩雖可觀實詞宗之罪人也（松溪漫錄）

梁子澂瀟灑處士之子金河西之婿也公嘗制除謁河西猶有

切切之衆河西贈詩曰桑梓榮時雨三春寸草心君歸一室

裡經義細追尋其慰諭期待之意深矣庚申河西沒同門諸

公如鄭松江澈議撰行狀以推公其文在河西集中又有

詩曰道義千年重文章一代傾因心敦孝友戀主盡忠誠又

曰顔賦沈潛質曾加篤實工春風吹座暖霽月照心空又曰

鳴詩豈是攻詩客寓酒還非嗜酒人共說好賢如好色從知
憂道不憂貧可謂善形容有道者氣像是不待後世而有子
雲堯夫也（宋子所撰行狀）〇（字仲明號鼓巖宣祖朝以逸薦官至縣監）
李珥嘗曰余讀漢史怪四皓之出處不正未敢顯言非之及見
退溪贊之正與鄙意相合但未見先正之論一日覽性理大
全朱子曰四皓恐非儒者只是智謀之士余乃信吾見之不
謬也嘗有咏四皓詩云唐虞世遠更何求一出商顏亦浪遊
可惜龍顏空大度得賢終讓建成侯又溲溺儒冠亦一奏如
何更作漢家臣那知四皓商山老盡是東宮顧死人又詩帶
慇懃出漢廷商山應愧首陽青可憐四皓成何事贏得生平

日月錄曰先生年二十三謁
退溪然古訪趙月川穆
稱疏予已退溪曰謁不
如其人

羽翼名 栗谷瑣言 ◯退溪以病還鄉卜築于禮安若將終身戊午
春珥自星山向臨瀛因過謁之呈一律云溪分洙泗派峯秀
武夷山活計經千卷行藏屋數間襟懷開霽月談笑止狂瀾
小子求聞道非偷半日閒退溪和云病我牢關不見春公來
披豁醒心神始知名下無虛士堪愧年前闕敬身嘉穀莫容
稊熟美游塵不許鏡磨新過情詩語須刪去努力工夫各日
親余留三日而別在臨瀛退溪寄詩及書其簡云世間英才
何限只爲不肯存心於古學滔滔盡然其有自拔於流俗者
或才不逮或年已晩如君高才妙年發軔正路他日所就何
可量哉惟千萬益以遠大自期勿以小得自足其詩云從來

此學世驚疑財利窮經道益離惑子獨能尋墜緖令人聞語
發新知又曰歸來自歎久迷方靜處才窺隙裡光勸子及時
進正軌莫嗟行脚入窮鄕余和云學道何人到不疑病根嗟
我未全離想應捧飮寒溪水冷澈心肝只自知卒歲恭糧走
四方馬飢人瘦始回光斜陽夲在西山上旅客何愁遠故鄕
同上○癸未先生舟下海州有詩云四遠雲俱黑中天日正明
孤臣一掬淚灑向漢陽城愛君憂國之志切矣又曰風塵句
從二毛生一葦歸來萬事輕江上青山不相厭世間交道在
無情傷時歎俗之意深矣安牛山樵縣○壬午先生拜吏判三辭
不獲旣就職有寄牛溪一絶云盛際千年會憂時一病身頑

田巖穴老終作亟彰臣 附錄

趙憲栗谷慍于羣小先生上詩曰冰炭元難合陽道忍斷銷自此遂貳於李潑金宇顒諸人 行狀 ◯在栗谷門下勸諸同遊以博尚小學詩曰君不見朱文公小學書收心養性之所於綱領昭昭節目備著敬為人其後諸通来德水有明訣必使英才先是書薰風席見鬢又變半道云云可歎歎 栗谷集附錄

李恒福公謫㺚有一士以詩悼之曰鰲柱擎天、安帖鼇七柱折奈天何北風吹送因山雨我淚多於此雨多 續雅錄

李舜臣舟師泊閑山島謌云閑山셤달밝은밤의危樓의혼ᄌᆞ안ᄌᆞ一長劍엿희ᄎᆞ고긴ᄒᆞᆫ숨ᄒᆞᄂᆞᆫ적의어듸셔一聲胡笳

드남의시글엇드니 聞記

韓浚謙　宣廟朝慶興鹿屯島募民屯種致虜大入殺戮殆盡
上傷之出　御題悼鹿屯島戰亡將士律詩命近侍製之公
以翰林居首其結句曰還奏由來難盡悉九重寧悉此間冤
語涉微諷可謂得告君之體 芝峯類說

柳持敬萬曆丁酉公年二十二倭寇退據嶺徼有再逞之勢公
與儒生陳渠文閔汝顏等舉義旅出家帑軍容畧備後棄舉
子業就武科捷丙科性偏愛竹自號竹翁自題壁曰自恨無
知己平生愛此君又寫墨竹曰墨竹箕裘業清寒家世風平
生心上事明月照青空公之中表弟閒好林公埭林公墇皆

酬唱之鄉里傳為勝事（尤翁所撰墓碣○字德久文化人武科水使）

柳根西坰集序曰集中所詠退陶先生者甚多而其一絶有云動察恒資靜養多豈嘗摳衣於函丈之間耶不然當日微言何自而得也（尤翁文）

沈喜壽一松集中有詩曰朝朝吳侍婢不謂室人知偶泄閨消息還撕白髮垂詩既不雅語亦近媟（聞記）

金沙溪兒時不鮮作詩黃岡公命題漁夫使賦之沙溪苦吟半日始作一句曰江邊漁祖氣執食黃岡擲其題大責之宋翼弼適在座曰是兒頗純實多質類是遠到兒若從我學性理之工可得成就黃岡仍命授業卒成名賢（聞記）

王父二字未解

洪復祥畫谷所選箕雅載余族曾祖慕堂挽栗谷詩七言律而
其頷聯曰洛下正逢司馬日蜀中新喪孔明時改孔明二字
為臥龍豈畫谷誤聞而然耶司馬臥龍為巧對故抑以其私
見而改耶不問於其子孫而改下則謬矣慕堂亦豈不知司
馬臥龍為巧對而乃曰孔明者非但取其響韻臥龍即隱時
之稱既為漢相以後不當用此號也余堂叔德翁亦常曰儒
語云孔明不死雖復漢而何難召虎存生此此興周之有望
龍馬也對不為不巧而儒中不以為對王父不曰臥龍而曰
孔明亦用此也此豈非明證乎且金柏谷龍山一絶起句曰
古木寒雲裡秋山白雨邊畫谷選入此詩於箕雅而以寒為

黃者亦何耶豈以黃白爲色對而然耶余與柏谷家相善故慣聞此詩其所著詩話及本集中載此詩而亦曰寒雲則其推之誤錄可知也已 小華詩評

金偉男受學于成牛溪先生爲儕友所推重爲工部郞時金清陰贈詩曰吾愛清眞水部郞一生懷抱絶閑防孤蹤未肯窺侯館而手猶能引酒觴亦可以見公心法也 宋子所撰墓碣 ○ 字子始號藥山光州人宣祖朝文官通禮

李民玉峯自古選詩者非博識宏量固難乎取舍精覈近世南壺谷龍翼雜採我東風雅詩刪詩話等書且取近代諸詩輯成一帙名曰箕雅自撰其序歷論前輩取選之失盖自許其

所選之精也然以余觀之取捨失於名實好惡偏於親疏未免爲薰蕕錯雜至於作者名姓亦多錯錄其中所謂閨秀趙瓊妾李氏春日有懷詩即蘭雪軒詩也載於本集其詩云章臺迢遞斷腸人雙鯉傳書漢水濱黃鳥曉啼愁裡雨綠楊晴裊望中春瑤階寂歷生青草寶瑟淒凉閑素塵誰念木蘭舟上客白蘋花滿廣陵津楓岩輯話曰黃鳥綠楊二聯高麗崔稚善詩而許筠竊入於金萬英詠西瓜詩鄭玉壺子鄭星卿兒時所作亦載於本集云色似秋天初霽後形如太極未分前劈破丹心香露滴相如從此懶尋泉且權韐穀山詩首陽亦周士薇蕨采清風若解穀山在應先箕子東此詩不載

於石洲五兄穷聯珠録一家諸孫亦莫有知者壺谷從何得之而遂入於此耶（小華詩評）○象村晴窓軟談云趙瑗妾李氏詩一句江涵鷗夢闊天入雁愁長古今詩人未有及此者余見唐人項斯詩曰水涵洋勢遠天入雁愁長李氏此句全出於此象村豈不見項斯詩耶余見許氏蘭雪送其兄荷谷謫甲山詩五言律頸聯河水平秋岸關雲欲夕陽即唐人全句無一字異同此可謂活剝生呑者也（仝上）

有一人詩曰炎風捲盡三韓去只有山川似昔時其時天使太監冉登出來責徵銀幣國内為之虛耗又當六月其姓冉〻與炎同音故云（芝峯類說）

有一太學生萬曆辛亥因事憤激空館而出題詩曰巖霜曲月下箸蕨只是狂愚豈有他四首泮宮香火滅杏壇寥落日初斜 芝峯類說

崔慶昌某為楊州牧使畜一娼名梅花池愨廢衛崔贈詩曰官梅雪霽曉寒多小吏門前候早衙莫怪使君常晏出醉開東閣賞梅花蓋用何遜事以譏也 芝峯類說

洪西洲禹教狂士也自稱滄翁破衣冠顏白皙嘗學詩尹洽善飲酒酒後必痛哭大呼趙汝式汝式郎趙重峯字也見前所未知之人雖顯者必爾汝之其九日客中詩曰九日高江秋氣寒他鄉與爾旅懷寬黃花不合白頭近紅樹何妨醉眼看

鄴下詩翁猶病卧洛陽年少捻高官甕間濁酒宜同醵窓下清風吹葛冠其胷中傲岸可知 詩話

柳克新夢鶴之子也夢鶴以學行拜持平出爲襄陽府使克新隨父往時國論有東西克新東人也常慨之行到猶秀坡有詩曰猶秀坡坡東坡西二流水東流東海西流西嗚嗚咽咽鳴不已誰人渡此不垂淚吾將邀於穹氏之三兄弟古酒萬鍾烹龍千鼎以爲禮天冠山千丈萬丈幾箇峯巒指爪一彈青天外乃使二流爲一流東注漢江之城頭浩浩湯湯萬里秋黃達彧文章士也大奇之曰此眞文章也彧問曰穹氏三兄弟何許人也曰盤古氏之族翁也克新豪俊能辯給如此

於于野談

有一名官 宣祖朝以書狀赴燕遇日者推命則書贈一詩曰芳草花山下騎牛踏月中可憐男子事頭戴一枝紅莫曉其意按節嶺南巡到安東患毒瘡潰死褊裨進却瘡方使月夜倒騎牛行於庭下歸卧房中挽一妓問其名對以一枝紅按使悅然記日者詩復思安東邑號花山而時當春節草正芳矣喟然曰吾其不起乎數日而卒天倪錄

成憲徵七歲傳極群書百家衆技無所不通多有異事年二十三初得微恙語言飲食如常謂其父曰死生常理死不足悲一日具香湯沐浴盡請其父母兄弟及妻與之訣賦一詩曰

仙人駕玉鶴歸路白雲開一去三千界碧天空自閉命開户
有白雲一帶自空飛入房中倏然飛去異香滿室只聞笛聲
出於雲間天倪錄（一）尚州人王子師儔晛徵之兄也
僧泂允能文善俳又巧作禽獸聲及天使來都監令允統僧軍
治弘濟橋役少懈以綯索縶允頸懸之樹允遂抗聲為犢吼
遍野之牛一時齊應又夜入京城宿初昏鼓袖作鷄聲長安
衆鷄一時鼓翼而鳴湖陰題其詩卷曰多能善幻渠家事牛
吼鷄鳴是逼真於于野談
李植尹公暄以失律事臺官朴東善首請按律 上即依允朴
驚愕直造尹公所慟哭曰吾殺君矣尹公招諸子示朴公語曰

此友之發論瑩體然也汝輩勿以佻家視之言訖執法公挽之曰衝飈吹裂五牙旗白日轅門鼓角鳴鄰下官軍先自潰河南鷹騎竟誰支男兒等死還遺恨　聖主寬恩獨不私罕識斯文旁次律聲名祇合置台司主家以詩語含諷不用之云記聞○昏朝癸亥以儐相從事至成川宴會於降仙樓賦一律詩曰丹榜百尺彩虹流玉輦銀床爽似秋麟駕舊日開霸迹羽旗何處駐仙遊霏紅皆翠紛無數淡雨輕雲自不休未及成末句忽聞　反正之奇四座皆驚愕失措公獨尾成落句曰一笑桑田滄海變橫吹鐵笛下西樓其從叔李安訥追聞其事而責其徑至目以小人情態公愠辭反詈曰孰非小

人子孫也蓋言其叔乃小人李芑後也記聞○年十二受學于

進士文偃行文公以鷺命題公卽口占曰鷺含夏意啼山鬧

○年十八赴監試不中具贄成文懿公思並見其落券大加

稱賞歸以外孫女妻云卽沈夫人也時已通習四書沈潛理

趣作一絶云物緣情境感能通神妙心源應不窮欲識靜中

含動意閉門終日聽松風識者已期其造詣之深○庚申學

李文純退溪有詩云切切詩書說依依出處情高山餘宿願從

此尙專精○公以禮曹參議爲都司延慰使迎姜曰廣王其

兩詔使于龍灣例與遠接使同行以助酬唱時昇平爲儐相

而西還憂在朝夕而主客專以聲色相歡其所題咏皆付閒

情公以詩反其意曰㵎西桃李渾無色虛忝春官右侍郎又謂迎慰使洪鶴谷曰今行路絶無鷽聲杜工部詩有林鷽遂不歇之句此與象也翌年丁卯其言果驗○以大提學入試院 上以試題有護逆意特 旨削黜歸廣山齋題壁云澤風大象今猶昔滿谷煙嵐自在春○將疾已殆不能起居端午日命煖蒲水洗沐扶起望拜先塋十九日口占云行年六十四春秋孤矢生涯苦未休文字虛名終速禍清班素廩無包羞眼看天地無窮事心抱君民不盡愁便入九原無一念碧山長在水東流自是病尤革宋子所撰諡狀

宋甯昌公七歲侍父親之任 玉果靈峯高公見而奇之贈一絶

云手按丹山五色姿最憐頭角稱家兒風毛異日昂霄漢莫道狂生不已知(年譜)○(字福汝號淸坐窩仁祖朝蔭郡守)

沈大學歷宿許草堂墓舍夜聞鬼哭啾啾怪而問之則云許自被泉壤之禍每夜啼哭耳沈即題詩壁上曰不肖寧無子空山白骨寒英靈休夜哭金椀亦人間自後鬼哭遂止(聽時漫記)

趙緯韓光海時公與諸名卿同被廢錮而廢世議張甚大歸南原有和陶辭以見志又遊楓嶽學侍　宣廟詳陳衷曲覺吟近體一篇有萬死孤臣淚千峯獨夜心之句而枕上有斑斑處也黃逆川廷彧贈公詩曰風塵歷覽無窮際王伯論才更着高又有天下奇男子適至之句然則公之見推於人者不

止詞藻已也 宋子所撰碑文◯字持世號玄谷漢陽人宣祖己酉文官至知事仁祖朝卒

權韠或問于尤翁曰乙巳獄先賢似未免君子之累如何先生答曰乙巳時先賢云云果有是說矣今夏偶閱石洲稿有千載流名兩學士九原含痛一王孫之句𢡟不敢選入於別集刊本蓋為賢者諱之義也未知如何 書宋子

◯石洲詩曰從來戊己可傷嗟乙巳年間事更屯千古留名兩學士九原含痛一王孫是非哀哀終難定毀譽紛紛未易論安得長風掃陰翳高懸日月照乾坤其餘文谷集載此詩尤翁饑其上曰退溪既已出而還入鳳城君豈啓此詩所謂兩學士指悔齋退溪也君其知之乎文谷大驚即拔其詩 江上問答 或云兩學士指權忠定白

(休庵無乃誤耶)（）一日出所著詩稿裹以小袱付甥沈某仍書一絶於袱背云平生喜作俳諧語惹起人間萬口喧從此括囊聊卒歲向來宣聖欲無言後三日被逮詣理遂卒(燃藜述)

宋甲祚寄在京酬人遊山詩曰曉起聞神鵲書來荷意勤湖山君所樂仁智我常聞梅月堂前水道峯祠上雲是余心所慕永願謝塵紛此可以見先君子之志尚也(宋子所撰行狀)

權克中生于古阜松山時家人畏兒衣綴以珠玉畫成文字生而穎秀石洲見公長虹詩有曰安得化作龍泉一長劒唾手天地誅奸雄之句擊節歎賞澤堂李公寄詩曰寄語湖南權克中凌雲意氣本豪雄其見重士友如此(記聞)）(進士安東人字正之號青

霞

趙希逸高才峻望絕出等夷金北渚瑬常稱公文曰入海窺龍倚市閱貨清陰則曰鴻匠巨筆須刻累千萬言及受文衡有東溟亦有居龍手之句蓋指公也一時推許如此而竟阻半耳之執至今爲文垣之所嗟云 朱子所撰碑文○字怡叔號竹陰林川人宣祖壬寅文 仁祖朝卒官叅判

李行遠每公退杜門蕭然若寒士客至置酒歡笑言者以爲有王謝之風少時嘗夢中有詩曰老來辭將相歸去卧林泉及拜相常有休退之志而未及焉 碑文○字士致號西華全義人清江曾孫光海丁巳文 仁祖朝官右議政

李照漢為晉州牧時見舟師西向有詩曰棹曲驚心不忍聞回頭脉脉向彤雲歸来掩淚看遺集半是 先朝事大文當時也事有不忍言者而公之志意亦可見矣 碑文○字逸章號玄洲月沙李子光海辛酉文 仁祖朝卒官至參判

李邇春尤翁作墓誌曰銘不必多公嘗贈牛溪詩曰霜天搖落羣芳歇惟見東籬菊自黃有約不来誰共賞獨扳寒蘂嗅馨香百世後知公者其在是歟平生愛菊故號菊隱 記聞○字汝仁進士庚平大君玄孫

池氏令人應教先世女秋浦黄公愼外孫郡守李公穪德水人栗谷弟玉山瑀之孫妻也秋浦公教諸子令人在傍聽之不忘秋浦公奇

之教以書十歲通貫史畧小學內訓詩傳等書詩思亦絕人

應教公嘗適固城全人有詩曰玉砌霜風起紗窓月影寒忽

聞歸鴈響千里憶南関 宋子所撰郡守李公墓誌

李敍求丙子流竄西塞放還全昌尉柳廷亮置酒邀飲鄭善興

適来盖鄭之闔門皆罹禍於丁丑江都之變而李卽江都誤

事之人也鄭見李悲憤形於色聲淚俱落把其袖迫責誤事

之失李慚惕罔措走避屏處留題一律從後門逃去詩曰秦

樓煙霧細香濃悴卒華筵起病慵十月風威欺瘦骨三盃酒

力倩衰容樓鴉上苑天寒樹歸騎東城日暮鐘自笑泥塗餘

骯髒幾年流落復登龍 聽竹漫記

鄭之羽 仁祖每曉問候 長秋兩 大妃未即下知道之教
聞鷄而立于寢門外天明而尚未退 玉體甚覺疲勞忽見
殿門揭鄭之羽製進春帖詩末句曰兩宮和氣藹如春 仁
祖擊節嘆賞曰是誠詞臣善祝之語今日所願無過於此耳
自後眷知特隆卒至亞卿 記聞
李烓 仁祖筵對詞臣適有一鳴鴈掠過殿角 上命詞臣賦
其事詞臣未及運意烓時以堂后先製進曰驚起瀟湘岸聲
連夢澤羣西風吹萬里寒影已秦雲史官具鳳瑞顧語烓曰
此作固佳而但已字似欠代以八字如何烓奮然曰士大夫
作詩不可以如許不韻字鳳瑞大憾之及烓自瀋偷生而歸

也鳳瑞時為箕伯先軒後啓論以迸律藤竹漫記

洪宇定少日與元家平斗杓李完南學源相善及癸亥兩人密議擧義日後洪公絶不過從殆十年及元公為本兵以平涼子麤布衣來見元公倒屣出迎請具盤飧公曰吾豈為宰相食客耶元公曰看君所著章弊吾欲贈一狐裘可領受之否曰綈袍義也吾何為不受有新製極品狐白裘出而與之公不辭而着長揖而去元公更命稱裨廣求品好如前件者不數日貿來乃向者贈洪公物也尋其來歷則云得之於路上寒乞兒招詰其由答曰有一人着平涼者憐渠寒慄解而贈之云爾公登清風寒碧樓有詩曰宇宙一男子清風寒碧樓

臨軒發長嘯江月五更秋公以遺逸授工部郎而終不起聽竹漫記

號杜谷字遠兄

張紳卽昏朝武將李興立之女婿也興立與适同謀誅死紳當丙子為江都留營與金景徵同犯誤事之罪卒抵於法初江都之被陷也　嬪宮大君蒼黃上船將避賊鋒紳老母朴氏卽寧陵王妃之祖母也匍匐家號乞上船　寧陵迫於避鋒無計援救歎曰渠子亦棄之孫婿亦奈何朴氏卒殞于賊

紳之死也乞挽於澤堂其詩曰憶昔巖廊薦期君鎖鑰完誰料臨死錯始覺哭人難　社稷妖氛擁山河戰血漫偷生百無益泉路去應寬聽竹漫錄 新豐第

李慶全在昏朝不無染跡之譏及反正直走金昇平家乞哀求生昇平沈思良久曰請奏請策封行可也李郎日歷抵誌勲貴自當策封使學資賂金而猶患不足至撃家蔵通天犀帶而行賂遺百方斡事而還卒以免禍盖昇平指導之力也將還時有望氣者来見所蔵犀帶大驚曰此中國所無之絶寶也請以千金鬻之李不許其人曰第忘海瘴薰則光損韜以狗皮可防其患李信其言以狗皮裹帶及還光彩頓衰盖望氣者忌其至寶而欲敗之也李澤堂挽慶全詩曰歸来城郭人誰在指點滄桑事可驚盖譏貶語也 聽竹漫記

趙絅以三田渡碑文事作詩識之曰世人重文章生兒必祝太

學士世人重書法教兒必採蘭亭絶出入蓬閣演綸禪灑蝸頭酡項珉一日聲價動世方衆人謂之天上郎誰知人事喜反覆文章書法反為後君不見三田七尺碑波瀾浩蕩蟲尾奇復有篆額從三人名姓籍々於胡兒陋矣湖西韓退之高詞但使中華知闕記（　）三田碑張維李植趙希逸李景奭皆撰之而用景奭文吳竣書

孟世衡公所在盡職不憚勞悴臨亂慷慨忠義奮發清陰嘗以詩贈之曰吾愛孟寺正雅操清且勁嘗觀百里任矢不易所秉嗚呼此足為千古信筆也宋子所撰墓碣（　）字汝平號霞谷新昌人官奉常正仁祖癸亥文

俞棍　仁祖丙子以正言上疏請斬我人羅德憲等叅金汗賀

汗之罷又論虜書悖慢 上以為妄論大事丁丑亂後追罷言者配丹陽仍居不仕為終身計越四年以親意勉應朝命九翁作碑曰余安得不朽人乎只遮齋李忠貞贈詩曰蹈海高風世共惟此一句足矣碑文 ○字洪叔杞溪人仁祖癸亥文官至監司

尹文擧九翁書贈外孫尹周教曰周衰世不知尊王之義賢人傷歎崇禎丙子有宰臣贈程劉揔詩曰九死寧忘萬曆恩斯實語也越自丁丑以來天路阻絶皇華寂寞故老垂涕空賦山榛隰苓之章而已石湖嘗訪余於黃澗之冷泉有詩曰未卜三年反深慹一死逢末乃托於聾瞽而不出以終於家其義正也宋子雜著 ○字汝望號石湖仁祖朝官參判八松第二子周教之祖

具瑩居高山能業詩書行仁孝嘗事金文元先生於濱上文元公愛許之　仁祖丙子聞邊警遽即處置家事赴義兵爲鄭公弘溟幕下痛念行朝有獨立呑聲哭之句甲申聞北京破作詩哀之宋子所撰墓碣○字瑩然綾城人官監察

李元俊早孤踔跐負氣槩善騎射既而受母夫人敎讀書作文文筆俱妙將歿書一絶曰堯天日照康衢服舜殿風薰解慍琴千載一般逢聖代太平同樂古猶今筆勢飛動見者嗟異墓碣○字伯英國姓官縣令仁祖朝老職至同知

鄭叔周丙子虜變倡率同志有捐軀死難之志又作檄文以責食祿而全身保妻子之人亂已慨念時事有大明天日赫臨

頸之句除寢郎有忌者誣謂由蹊逕得之公自署其考曰國

附權門竊廩食考下〻遂拂袖歸宋子所撰墓表○字子禎延日人仁祖癸

巳文官兵佐

任暎趙浦渚門人也免喪餘哀發於聲小兒問何以哭任即書

一句曰兒童問我悲何事此意他年汝自知嗚呼喪失其哀

父矣若君者可謂性於孝而不負師門之教者歟宋子所撰墓表○

字光甫豐川人生員

趙相禹當光海朝彛倫斁塞服闋不赴偒屋內外諸親爲設宴

于母夫人因勸母夫人使諭以赴擧之意母夫人曰吾但願

吾子之賢而已不顧其餘也公之意自此尤完決矣洪公可

臣聞而歎賞曰有是母宜有是子也公有詩云毋聖從兒頎兒何報毋恩家貧無所養定省自晨昏又云地僻三韓國人觀五帝書知非蘧伯玉多病馬相如未必合登第無令毋倚閭平生為此計取適不求餘行狀宋子○字夏卿楊州人號時庵仁祖朝拜參奉不就

金尚憲嶺僧妙旹求詩先生題一絕云飄然雲衲問何來瓶錫迢迢馬嶺隈惆悵暮年人事絕鶴林泉石夢中廻丙戌暮春七十七老人書于石室山中又註云安東駕鶴山是余故山故云宋子石室語錄

高用厚 仁祖辛未二月沃川儒學趙興賓告變云同郡人權大進謀逆推戴伽倻山居鄭潭云設鞫其中洪聖諟指言見

朴光先則自淮陽移配出來時府使趙纘韓勸留同宿垂淚

而言曰不能忘舊主且言朴鶯流涕而言云云且言高用厚

叔侄亦同事云而誦用厚之詩曰北闕更新主孤臣餘此生

江村獨歸處身上愧簪纓云云朴鶯高濤川趙緯韓拿鞫仍

囚十餘日放送用厚則以冬至使赴京六月還泊拿問削職

遠竄權大進等十餘人杖斃承服正刑洪聖證等六十餘人

日月錄

中徽挽婿詩一句曰若使君生吾女死只哀其死不哀生一作祇應

哀死不憐生語甚警絶時稱名作記聞

沈尚鼎少時有嘗作一句曰却來南海三千界偶讀東坡六一

文初不鮮詩意後以臺官黜補泗川守偶坐門樓披閱歐蘇文仍望見海邊村問其地名對曰此乃南海三千浦也沈恍然記夢作知為詩讖忽忽不樂曰昔九鼎沈於泗水吾其死於此地乎逢還未幾殀死 記聞

南老星其查有一宰相侍婢名梅花意頗傾注而性拙不敢下手寤寐不能忘一日與夫人同寢朦朧間捫夫人逆夫人驚問其故宰相蒼黃對曰吾誤認為梅花逆矣蓋不知不覺中露出真情語也南翌曉聞知其事書寄唐詩相思一夜梅花發忽到窓前疑是君之語而譏之 記聞

仁興君瑛嘗於亭畔石井刻崇禎丙子四字其後慨然作詩曰

却愛井邊池上石至今猶帶大明年此則又攀經大義所係
難與俗人言也記聞◯宣祖第十二子字可韞諡靖孝孝廟朝卒
宋時烈◯栗谷慍于東人嘗過蕭寺題僧軸曰欲使心無累那
堪面目憎拈提草樹裡寂寞對山僧余謂栗谷所見極只東
人而已今余擧世皆仇之豈但以作尹郎鎸之故而已是必
余言行不見慎招惡於公心之世也不然則何無一人之見
恕也聊次原韻以示子孫云豈欲人相愍胡然見婁憎淵明
雖止酒耻作白蓮僧又云胡今日事々郤生憎願棄人間事
長從粥飯僧宋子雜著◯噫今日事可謂寒心尹之子敢為侵侮
栗谷語可謂驚心其來有自矣數年前致道謂余曰得見羅

良佐書則以長者之攻尹為修潔余聞而笑之有詩曰承三誰教放浪事藏六還為修潔人驪水也鑄蒼茫源派闊石潭寒落井塗堙驪水一句人或以為不然而以李永鴻所出祭鑄文見之可知也同上○余於中年始與東里李公殷相遊公愛余殊甚焉余嘗用朱先生阜陵韻以挽 孝宗大王矣後公誦其中下數句云宇宙懷深恥風塵有暗傷纍心安野草鳳詔帶天香仍曰如宇宙懷深恥一句公不能復作也余笑曰此雖小藝公何阻人之進也共一笑而罷厥後日覺摧頹終不能覔句然後知公之鑑識也宋子聯珠集附錄○答李顯稷書曰怡愉堂无菴務丈李某德義平生最所尊慕既述墓表又於巴谷題

名處有詩云摩挲蒼蘚舊題賢細憶怡愉德義尊人世祇今
多薄俗九原難作更傷渥鄙意尊尚可見於此矣仝上○栗谷
年譜未成須歲慎齋屬余草定編為二冊未及就正慎齋歿
今者先生從曾孫李上舍子馨自海州過余懷川橋谷之墳
庵說及年譜早為修潤而臨行求余一言甚恩余非仁者㫁
無以副其意也偶記静庵先生堂侄趙忠男往求行狀於退
溪退溪以詩贈送之詩曰常思儀鳳瑞王廷玉樹今逢想典
刑盛美揄揚吾豈敢雪霜千里愧君行今日事適與相符故
聊寫以贈焉仝上
鄭㶏公於沃川郡北松亭里南數十步嘗構小亭臨大江同春

宋公嘗許其相與往來故同春作挽詩有小亭幾共等斷實語也 墓碣 宋子 字聖源延日人 官軍器副正

李一相余於 孝廟朝與公相為周旋情義甚深及 孝廟賓天隕痛特甚每相對涕泣淚不能抆余既歸山裡寄余一絕云白日西郊彩仗還中原消息泣龍顏忠臣烈士崩心痛應在窮山絕海間蓋於其時 孝廟出迎虜使虜使傳言 永曆皇帝遇害故公不勝悲憤以此見志士林傳誦焉 宋子聯珠集附錄

金壽增庚申換局後南人或竄或死亦多廢錮者李堂揆 官參判 之死俞夏益 官判書 以詩輓之曰親朋屈指幾人存半是三危

半九原惆悵世間餘老物廣陵殘月又招魂辭甚悲楚聞者莫之已巳二月南人復秉政金文谷兄弟俱謫遠地仲病卒季受後命伯氏都正公壽增在村庄輓李判書翊相曰牢落人間(一云乾坤)後死悲更無餘淚及親知青山好墓如君少宜向泉臺(一云堪向騎原)作賀詞令人墮淚不忍再讀有南人鄭寀死在殯者李瑞雨(官參判)輓之曰可憐今日事不忍此翁看後日覽者可想伊時悲怖欣快矣(閒居謾錄)(號谷雲文谷兄)

鄭河幼而學於家善吟詩延以從場屋求進取而乃曰吾家貧親老不可他求為也漁獵樵採凡所以養親之具無所闕之以孝聞於鄉里幼時嘗與兄進士濂往省叔父於錦山及兄

柳甫之楓岳辯詩自成琬
仙源之菜市如之文名思
發狂易之疾焉者乎云

終獨尋故道有詩云昔年兄弟同歸路今日那堪獨去心閑者多稱之宋子郭通(　)字清叔善山人顯宗政事實以優老典漢通政

李東柱死時忽自言有人詠詩云青山深幾許惟聞子規啼此豈夢耶抑神人來告耶亦異矣墓表(　)字任擎德水人宋子玉山場曾孫

成琬善醫者成後龍之子多讀書少能詩雖長篇大作秉筆口呼自比東坡人謂詩魔庚戌三月初七夕往近隣為主人所勸爛醉乘昏而還路由司圃署後忽逢黑衣老人欣然握手曰吾與君有共遊處余疑非其人逡巡而却強為提携倏忽之間已出西門外登鞍峴東麓老人以手拭余目目始明否仰而觀之露頂白髮傾然長身眼目甚獰身着有紋黑衣腰

不着帯足着黄履足長幾尺因與之周遊萬松間八日晩提
上東邊石上呼韻促詩余即應聲口徒倚西峯上〻頭高天
大地稟塡眸俯臨渤海宇有鏡田指穹鰲小似鰍匹練中分
三市路浮雲低度五城楼鄭公當日成功處韋陪仙翁辨杜
遊老人聽畢稱口雖使丹老見之當為奪䰟仍和口卬来卬
去撿人頭見甬清標剖兩眸氣似青天驅玉馬文如滄海抽
金鰍牢纏書巵蒼巖宅緩步宵登紫篤楼無日無風長歷覧
定逢烏琴道清遊云〻余拜三默誦老人挈巵巖石間而去
忽不見余東其無欲脫歸身若纒縛不能動兩眼皆眊不能
明雖欲呼人聲不出口終日皆倒初皆老人携出回更有同

遊處由鞍峴西麓到昌陵松間皆行山脊夜半月出松陰老
人口此景可作聯句余即應曰木老流霞濕山深月色奇老
人稱賞九日曉又置松間而去如前不得脫初昏又到挈出
至津寬寺西麓緋細亂叢間而已鷄鳴樵童擊錚而至老人
驚起解手因忽不見余乃倘恍顚仆幸以得匍匐前進望
見津寬寺呼僧救之賴寺僧有相知者負入山房轉通于家
家親聞報蒼黃而來百方救療堇得回甦能記酬唱使布焉
出之十一十三夜復來作怪以釼擊之十四歸庭中十六夜
復有紫衣童子見夢曰我是黑衣老人向以老醜今以少時
貌見之君勿訝焉余忽驚覺二十日夜又夢一青袍美丈夫

復見曰向夜黑衣神紫衣童皆我也我是寃䰟不是邪鬼欲
借君舌傳我情事勿負也答曰所傳何事青袍去泫然泣下
曰我是新羅敬順王時學士孟善字國瑞家在金鰲山西性
好種梅養鶴自號梅鶴道人一日王設宴命諸學士賦春詩
我作詩曰碧桃花上雨霏〻水滿龍池柳浴翠萋〻芳草西
園路罩地寒煙濕不起王嗟賞諸學士相顧失色後日復宴
於彩雲樓王有寵妃名翠妃東海龍女也明艷傾國是日為
妃賦詩我獻詩曰瓊瑤為骨玉為肌月態星眸絶世姿戲向
前階拾春色好風吹動瑞香披其後日李僧義能以使來到
請學士詩以貢其國王命我贈之詩曰中蔵日域海無邊一

姓相永五寶傳萬國山川難並處扶桑枝上掛青天義能大
悅以黑錦四疋獻之曰此錦扶桑繭絲所織者也王以二疋
賜我〻為道服每着衣人皆謂黑衣學士後遊鮑石亭王特
賜白玉笛以侈其遊我得小絶云鮑石亭前月清波漾彩舡
一聲白玉笛吹罷老龍眠竟為宗正卿金璘所譖被逐絶影
島四年及王太祖建立王割地以和以我為使及還路過漢
山死不能運柩權窆仁王山下遂作他鄉之鬼時與北句公
閔卯恭及北副公蔡禧相友善皆能詩者也向與君訪此兩
人忽聞錚聲驚歎可謂遺恨余問曰金璘者誰也答曰金庾
信後也余復問曰閔卯恭蔡禧誰也曰閔卯烏髮山人蔡卽

丹老也又曰我之事跡不見於史尚抱遺恨子其勿忘傳於
世幸甚之〻余唯〻數聲忽驚覺東方向曙矣此卽成窕自
記者也天倪錄
肅廟三月三日 上幸溫陽溫泉 上眼患脚痒症積年彌留
將臨浴湯泉建稷山靈沼亭顯廟溫泉幸行時所建蓮亭 御製詩之小
池之北有蓮亭追想當年涉自雲瞻歸觀文增我感嗚呼聖
德筆難形記聞〇十七年冬十一月夜 上宣醞玉堂下七言
詩曰雪風如劒折綿寒金甌沉〻夜已闌忽憶登瀛傳御饍
厥〻醉飽侈恩歡且以小序引之寶鑑〇十八年九月 上自
製詩二首以御筆鋟板以下四一部曹題閔王之圖者一部

歷入東關王廟有感而作者也其令分揭于東南關王廟以表予敬慕之意詩曰生平我愛壽亭公節義精忠萬古宗志等匡復身先逝烈士千秋淚滿胸又曰有事春郊歷古廟入瞻遺像肅然淸令辰致敬思愈切願佑吾東萬世寧社○十九年秋九月 上謁厚陵還到松都歷入穆淸殿舊墟御南門樓招父老慰諭下御製詩三首于政院命鋟板揭于松都南門樓一曰去年重過龍飛歲今日欣瞻聖祖宮更促羹墻追慕倍緬懷洪烈意無窮二曰繁華氣像漠然裏千載空餘發秀基欲識今古興衰處須將伊訓玩心思三曰緩步登臨百尺樓武心非是喜觀遊令辰闕閭咨詢地更願覃恩普八

州上仝○二十五年己卯 上臨淑明公主家亭賚布綿米豆
仍賜詩一律曰雨後春風轉翠華內主齋池荷欲去體重見
好開懷高閣瓊筵設名園景物佳可憐和樂地誰奏八音諧
上仝○二十七年己卯二月宗臣靈原正穩疏進 宣廟辨宗
系時和馬維銘詩御製及諸臣賡和寫本 上命刊仍名曰
光國志慶錄是後 上次曰會盡神人痛良由積至誠箕疇
歡復叙邦國喜重營綸綍迎銜鳳謳謠雜轉鸎豈功何熳爀
日月並昭明上仝○四十四年戊戌三月教曰予於今日以姜
獄事心常惻然在易坤卦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
家必有餘殃而臨昌君以昭顯之血孫其子孫之蕃衍可比

古也郤陽則福善禍淫之理果為昭昭矣及閱李明漢文集至姜碩期謚狀知其為賢宰相而歎美之此在壬辰夏間也且於慶德宮高處望昭顯廟想其神道之孤單回甚愴然因此三事有所感傷遂成三絶矣昨年首相適以復官為請正符予意故心甚樂聞而猶有所趦趄不能盡言者只許復官大臣不可不知予本意也翌日遂下御製于政院其望昭顯廟詩曰回首靈宇轉凄然荏苒流光七十年宮主如何不並奉世人誰識心常憐又閱白洲(李明漢)稿見姜碩期謚狀有感詩曰觀於此狀可知賢節惠夫誰曰濫為學德如是碩執何不覺令人心惻然詠昭顯子孫詩曰臨昌(卽昭顯孫臨昌君焜)多子並

無恙昔日汾陽可比况福本無門人自招昭昭此理古今攸

夏四月命復昭顯世子嬪姜氏位號上仝

南龍翼平歲壺英年二十四以前正言疾甚劇夢中作詩曰絕

塞行人少羈愁上客顏蕭蕭十里雨夜度鬼門關不知其何

意也至　肅宗辛未十月以己巳年元子定號頒敎文中用

曼蘭之語論配于明川翌年二月卒于謫所閑居漫錄

兵道一六歲伯氏呼韻公應口曰規矩任方圓日月分陰陽國

治在民安君明繫　七歲賦壁間山水圖曰山高不難登

水深不溺夜又有長松樹風吹葉不落○出按關東也　肅

廟手書御製詩幷以小序曰江原監司兵道一寸田萬里之

行旋按關東之節盖欲鎮紛紛庸生之論不得已也言念世道良可慨嘆偶以一絶言志去年塞北幾瞻雲今日關東倍戀君原來一片丹忠炳末路嘵嘵豈足云特遣別監命宣于家○肅宗下備忘記示戒酒之意辭意勤懇有曰吳某嗜酒痼成沉痼而殆不悟焉良可惜也記昔戒酒之詩曰聖君寵極龍頭選慈母恩深鶴髮垂君寵母恩俱未報酒如成病悔何追（宋賈存道戒蔡齊詩）可謂善喩矣若使吳某於君寵未報成病悔何追之句常加致意則寧有毋取狼狽乎公奉讀綸音感激書揭因次備忘中戒酒詩曰膏肓蛀蘖未全醫跪讀綸音血淚垂肉骨殊恩何以報死前惟有舊愆追○公以兵判直內

兵書 上命宣醞公自丁丑特命戒酒之後四年斷杯至是
有黃封之錫辛三爵即席有詩曰三年銘鏤戒常存縱對黃
花不對樽宣醞特宣西首月此身醒醉摠君恩或言流入禁
中云 并燃藜述西坡集
南九萬拜相後還鄉 肅廟賜御詩曰體國誠深惟奉法憂時
力瘁自忘身 墓誌
魚尚明其高祖參奉公孟深當 端廟內禪之時棄官不仕退
居忠鄉與南秋江相酬唱有詠竹詩歲寒矣不移之句臨終
誡其子弟勿赴擧其後子若孫皆以公議並仕而終不赴職
爲公得於家庭少以卑筆不覊見稱士友一自已巳以後見

羣哲之携禍永謝公車詩酒自娛自號遁谷處士時或作詩以見志詩曰歲暮霜風急羣芳不自閑明年春色裡天道好回還宋賛成煥箕序其家状跋如此云（記聞）

黄順承為人篤實敢於為善有所執守確然不回鄉里謂之固執故自號執菴嘗對余誦詩有為是平生還大慾之句蓋公免喪後自以有終身喪不食肉又不近女色也（淘菴所撰行状）

朴紳為江陵守也監司與道一巡到本府朴曾經他道方伯謂體貌與他倅異稱病不出與將啓罷之以詩諷之曰若使彭澤饒仙境陶令何羞拜長官可笑臨瀛老太守等閑抛却此江山朴和送曰中散不堪慵作吏淵明本欲早休官傍人莫

道臨瀛勝何處春風無好山卒罷歸 記聞

沈膺逍遙亭舊基詩曰相國亭猶在逍遙塔已陳江山幾壬戌

苗裔又庚寅舊恨波堪雪新愁酒欲春東來湖上　留照古

今人蓋沈生庚寅歲而與逍遙亭同甲是年則壬戌故也詩

成翌日膾炙人口後以郎吏入金吾堂上命執筆口授文案

使書之沈適忘一字停毫沈思堂上笑曰鮮作新愁酒欲春

者不知書某字耶 聽竹漫記 ○ 官承旨號竹沙

姜世龜 肅宗辛巳抗疏有引子毋鹿之語因此竄死趙絅挽

曰云云世俗誰我毄親姻誰我譽毁譽儘悠悠名位那關渠

記聞 ○ 官參判

趙泰萬與姜世龜趨向不同而意甚相得事之甚謹及歿趙至
其故宅作詩曰故宅無人任萊菫傍不開翁今謫中死錯莫
訃書來 記聞 ○ 官侍直

湖西一士人作京行路中夢見一將軍儀甚盛人稱柳赫然口
號一絶以贈曰吾王推食解衣〻生死君恩也莫非明時罪
大終難追涕到丹墀舊秩依生入洛始聞柳仲復之 命 聽竹
漫記

李某文官迕鄉全州人 肅宗庚寅文官承旨之子也孩没未
幾其妹夫沈姓者 尚燦之子 夜中孤坐忽聞門外有騶御喧嘩聲
出見則其已死妻娚也上堂叙禮沈驚問曰君死已久何能

出現陽界耶李曰受暇冥司而來耳沈曰着君威儀無乃做官於地府耶曰方為修文舍人耳沈勸以酒使自酌傾盃卽空沈欲得其手蹟以為證李卽成一絕手書以贈曰獨鶴青雲外孤鴻落照中相思明月滿歸夢海天東仍長揖冉冉而去明日沈見廷源示其作手跡果不誣云 記聞

崔斗瑞士人也武人安根為茶谷府使庭有一大梅植古花奇擅名府中安繫馬於其樹致令根動枯死崔作詩譏之曰可愛梅花樹能經幾使君將軍日繫馬從此不安根詩播一世根以殺風景得名沈滯以終 記聞

趙姓人其妹先歿及妹婚死卜兆於西北岡將移故塋合窆其

夜亡妹見夢贈詩曰移堂隨夫去纍纍孤魂飛北風吹幽隧不耐千年雪趙憐之汝卜他兆而合葬 記聞

一武人幼時受史略至孔子纍纍如喪家狗語學士問其義對曰以愚意料之如狗者似是真亂耳及長業武為興海倅少時知舊無一餽問同學友人作戲語寄之曰清河官妓皆新作興海官廳斯里公獨食不思京洛友以愚意料真亂同俗訓皆新作節潛間之義斯里公節竊取之義也且獨食不分俗謂之亂故末句用是幼時語也 記聞

俞彥述 英宗丙子九月正言尹蓍東啓請 聖候違豫時張樂之生進人宜查出重勘前縣監李廷喆之不拘解由而通

清臺望宜改正贊善閔遇洙上疏不捧之承旨宜罷職學諭
洪靖輔以外祖鳳輝爲逆還歸本宗而父子之倫絶宜遠地
定配尚牧元景濂以妻父犯逆明彦離異亡妻而夫婦之倫斁
宜削板司直李成中以其妹柳壽垣子婦爲逆孥當坐於自裁之
日而躬赴鞫坐無異平人同列駭笑宜削奪禮判趙榮國以
沁留多歸私橐國言喧藉大僚傳說宜烹河之典　上命尹
公削板尋命永刊仕籍放逐嶺南地後李敏坤以司諫入侍
建違前事　上命敏坤放逐六鎭行至金城邑道驛旅舍失
火燒死其子淞隨往亦被火幾殊而免　上聞之驚憐解其
謫令該曹恤典舉行人皆傷之沁留金相福與吏判鄭翬良

私語曰敏坤欲烹人而自不免燒死鄭喜聞而播之朝紳間前司諫俞公彥述聞而惡之乃作敏坤輓詩曰人不能烹身自灰誰將此語幸君笑人情物態令如此先死非哀後死哀相福聞而悔怒 英宗記事